



Chan Zheng Yu He Ping
战争与和平 下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 潜◎主编

王茨梅 王宏辉◎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Chan L

Pe Ping

战争与和平 下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 潜◎主编

王茨梅 王宏辉◎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王茨梅, 王洪辉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022—7

I. 战... II. ①托... ②王... ③王...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9595 号

战争与和平·下卷 (上下卷)

原 著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王茨梅 王洪辉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5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022—7
定 价	48.00 元 (全二册)

目 录

七、轻松假日	131
八、年轻的代价	142
九、前线	154
十、奇遇	172
十一、莫斯科和眼泪	202
十二、燃与熄	218
十三、转折	234
十四、圆梦	241
十五、在绝望中诞生	254
十六、阳光总在风雨后	266

七、轻松假日

《圣经》告诉我们：不做工作——闲逸是世界上的人在堕落之前的第一个幸福的条件。所以我们的道德感常常会告诫我们：闲逸就是罪。但是有一种阶级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闲逸，并且不受到内心可怕的诅咒，那就是军人阶级。

尼考拉·罗斯托夫已经改掉了以前的闲散习性，变成了一个直率、善良的人。尤其是指挥了原来杰尼索夫的骑兵连之后，他不仅得到了同事、长官的喜欢与尊敬，而且充分体会到自在的幸福。

近来，1809年，他在家信中发现母亲的怨诉，说家务现今越来越糟了。他感觉到现在是回家孝敬父母和安慰双亲的时候。

1810年他又接到父母的信，告诉他娜塔莎和安德来公爵订婚，但婚礼要在一年之后举行，因为老公爵不同意。这封信使尼考拉·罗斯托夫感到苦恼和屈辱，更让他恐惧的是，迟早又要返回那种生活的漩涡，那里有管

家账目和事务的混乱，有争吵，有阴谋，有亲戚和社交，有索尼娅的爱和对她的诺言。

这年春天，他就又接到了母亲的信，说如果他不回来，全部田产就要拍卖，而全家就要讨饭去了，因为伯爵的软弱、信任，大家都欺骗他，家境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封信感动了他，普通人的良知，使他明白该怎么做了。一个军人，如果不退伍就只好告假回家，幸好一切都顺利，全团甚至全旅都来为他送行。

俗话说近乡情更切，可是等他真到了家里，先前的激动劲儿没有了，家里一切如旧，唯一的新变化，就是弥漫着某种不安，和偶然的意见不合，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尼考拉·罗斯托夫立刻便明白了，这是家境不好的缘故。

索尼娅快满二十岁了，这个女子可靠的、不可动摇的爱情使罗斯托夫感到满足，踏实。

令罗斯托夫不解的是，娜塔莎完全不像一个离开未婚夫的多情女子，她心平气和、宁静，完全像从前一样愉快。哥哥经常望着她，觉得这个仓促决定的婚事有什么地方不妥。

尼考拉·罗斯托夫到家之后，起初是严肃的，甚至是兴致索然的，但到了第三天，他走到厢房去看管家米

清卡，向他要全部细账。外面起初听到年轻的伯爵似乎越来越高的声音，在吼叫在爆炸，然后又听到连续不断的咒骂。

“强盗！忘恩负义的畜生……我要杀了你这条死狗……”

罗斯托夫出来了，满脸通红，眼睛充血，抓住米清卡的领子，把他拖出来，踢着他的屁股，大叫着：“滚开！混蛋！不允许你的魂留在这里。”

米清卡从六级台阶上直冲下来，跑到树丛中去了。

罗斯托夫走进屋去，大口地喘着气，伯爵夫人知道了一切，有好几次踮起脚走到他的门口，听见他一筒一筒地吸烟。

第二天，老伯爵把儿子叫到一边，带着畏怯的笑容向他说：“儿子，你白白地发火了，你以为他没把七百卢布登账，可是他写在后面的一页上，你没有看到那一页。”

“他是恶棍，是贼，这我知道，但过去的已经那样了，或者我做了什么让你不愉快的事儿，请您原谅我，我知道的比你少，以后我也不再向他说什么了。”

此后，年轻的罗斯托夫果然不再过问任何事情，而是专心致志地忙着对他来说完全新鲜的事——打猎，老伯爵家的打猎是大规模进行的。

现在，这里的一切都由罗斯托夫管理了，这天，九月十五日，全部的狩猎队伍都站在台阶上了。

全部带出的猎犬大约有一百三十多条，二十个骑马的猎人，每条狗都认识自己的主人和自己的名字，每个猎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指定地点和工作。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人发出杂声和谈话。

已是初冬，天好像在融化，微小的雾点拂在人的脸上，清爽极了，大地也好像罍粟一样潮湿，发亮，发黑，与湿润的雾气迷茫在一起了。

这是个难得的打猎的好天气。

打猎时，除了一个小小的误会之外，都很顺利，一家人又为此兴奋了好几天，可是没过多久，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烦恼还是如期而至。

老伯爵辞去了贵族代表的职务，因为他的花销太大，还要卖掉富丽堂皇的祖宅和莫斯科郊外的田庄，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客人了。但每天开饭时饭桌上仍坐二十个人以上，这些外人以各种理由住了下来，可能他们觉得没有比这再好的去处了。

伯爵发现，他正陷入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中，无法自拔，更不存在撕裂的希望。

伯爵夫人为自己和子女的贫穷而感到万分痛苦，以一个女人的观点，她认为如果尼考拉能娶到一个富家小

姐，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了。

她认定这个最佳人选就是尤丽·卡拉基娜了，她的父母极有德行，且自小就与尼考拉·罗斯托夫相识，更重要的是，尤丽因为最后一个哥哥的去世而成为一个富有的闺女。

伯爵夫人私下里同尤丽的父母通了好几次信，双方家长都挺满意，但想给孩子些选择的自由，所以邀请尼考拉·罗斯托夫到莫斯科去。

有几次，伯爵夫人含着眼泪向她儿子说，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看见他结婚，假如可以完成，就是睡在棺材里也心安了，接着她又无意似地提到美女尤丽，并且劝尼考拉在假日到莫斯科消遣。

尼考拉明白母亲的用意，但不挑明；母亲终于忍不住了，一天直率地谈到尼考拉·罗斯托夫娶尤丽是家境变好的唯一希望了。

“要我为了陪嫁而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名誉吗？”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母亲也不知怎么为自己辩解才好，“我愿你幸福，”她补充说，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于是她慌乱起来，不知所措地哭了。

尼考拉·罗斯托夫自言自语道：我爱索尼亚的话，我就无法压抑我的情感，因为它是高于一切的。

尼考拉终于没能如母亲所愿，所以她只好气愤地看

着儿子和索尼亚的关系日益亲密。虽然她心里常常责备自己，但仍忍不住要埋怨和挑剔索尼亚，但是这个无钱的小闺女是那么善良，真诚地待她，以致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埋怨的。

这时，安德来公爵从罗马寄来了第四封信。信上说，如果不是这里的温暖的气候，他早就回国了，这样，他不得不遗憾地把归期推迟到来年的年初。

娜塔莎现在开始了愁闷，惋惜自己白白地、不为任何人地浪费了全部的时间，于是，罗斯托夫家都不快活了。

幸好，圣诞节就要来了，隆重的庆祝或许会冲淡这许多的哀愁。

在白天明亮炫目的太阳光下，在夜间有星光的蓝天下，令人觉得这时候正需要一种庆祝。

圣诞节后的第三天的午饭后，每个人都回房去了，这是白天中最无聊的光阴，娜塔莎从这个屋子窜到另一个屋子，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更像一个无所傍依的孤魂。

她先是差遣仆人拿燕麦，拿茶炊，拿粉笔，她一向如此，她似乎要试验，他们当中谁对自己发脾气，谁对自己讨好。

“我要做什么，我该到哪里去？”她一边走，一边静

静地想。

但似乎这样做也太乏味，于是走进大厅，拿起六弦琴，弹起她同安德来公爵在彼得堡听过的一个歌剧中她所记住的一个音节。

也许，在别人看来，她在六弦琴上所奏出的声音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她自己的想像之中，这些声音唤起了整串的回忆，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逼真，仿佛就在眼前，仿佛记忆是冰块，凝结在冬天。

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进来吃茶点了，但是安德来不在眼前，仍然是以前的生活。

“我的上帝，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谈话，爸爸同样地拿着茶杯，同样地饮着！”娜塔莎想，忽然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他们总是一样的。

忽然，她无缘无故地低声啜泣：“把他还给我，给我，赶快，赶快，赶快！”

饮茶之后，尼考拉，索尼亚和娜塔莎三个童年时的玩伴，走进起居室里她们心爱的角落里，她们总是在那里开始最知心的谈话。

娜塔莎先和尼考拉回忆起童年最有趣的事情，无非是些在黑暗的小屋里见到小黑人啦；在大厅里玩滚鸡蛋的时候，忽然进来两个老女人在地毯上打旋了；父亲有一次穿着蓝皮袄在台阶上放枪。这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

道的小事，在他们眼里却是最津津有味、最甜蜜的回忆。

俩人欢快地微笑着，不是悲哀的老年的回忆，而是诗意的童年的回忆，最遥远的过去的印象，谁也说不清楚哪些是现实，哪些是现实。

对于这些共同的回忆，索尼亚记得很少，而且也没有引起他们所有的那种诗意情绪。她只是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极力显得快乐而已。

房间里，他们所坐的沙发上是黑暗的，圆月的银色光辉照进了大窗子里的地上。

这时，年轻人的话题又说到了轮回、做梦、永恒，这些玄学之后，娜塔莎站在大厅当中，唱她母亲最爱听的歌。

虽然娜塔莎说她不想唱，但很久以前和很久以后，都没有像这天晚上这样唱歌，大家都沉默地微笑着，听着这轻柔、温柔又有力的歌声，尼考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妹妹，和她同呼吸着；索尼亚在一旁羡慕表妹的迷人；而母亲带着幸福又悲哀的笑容坐着，眼中含着泪，偶尔摇着头，她凭着母亲的直觉预感到女儿的未来有了什么不自然，可怕的地方。

娜塔莎没有唱完，十四岁的小弟弟波洛高高兴兴地跑进房间。娜塔莎忽然停下来，冲弟弟大叫，然后跑到椅子前跌坐下去，哭泣起来，好久没有停止，过了一会

儿，她想极力装出笑容，但泪水还在流，呜咽也使她透不过气来。

化了装的家奴们：熊，店老板，土耳其人……带着外面的冷气和快活的气氛，起初都拘束地拥挤着，后来就快活地唱歌，快活地合唱，做圣诞游戏。

半个小时后，在化装的人群中又出现了穿裙子的老太婆——尼考拉；一个土耳其少女——波洽，一个骠骑兵——娜塔莎；一个不知是哪国的男子——索尼亚。

节日的愉快气氛，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渐渐加强，当他们走到寒风中的时候，互相谈笑，叫喊着，这种气氛达到顶点。

他们坐上雪橇，呼啸着穿过树林、原野，来到一个朋友的大厅，跳俄国舞与合唱舞。又集合了所有的人，不分主仆贵贱，围成了一个大圈，一个小时后，所有的衣服都压皱了，零乱了，炭画的眉和须在出汗发热、快活的脸上化开了，像一个恶作剧的小天使。

尼考拉·罗斯托夫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索尼亚，她今晚是那么愉快，活泼，美丽，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索尼亚要出去一下，她露出了幸福的、狂喜的酒窝，并用发亮的眼睛瞥了瞥尼考拉。

尼考拉先出去了，在院子旁的小路上等着她。

“完全不同，又完全一样。”尼考拉望着她被月光照

亮的脸，动情地紧紧拥抱了她，吻了吻她的嘴唇，那里有烧焦的软木的气味，他们互相只说了对方名字，就回屋去了。只剩下月光照在宝石般的雪地上。

回家的路上，尼考拉回味着烧焦的软木的气味，认定了这个索尼亚一定是他的未来的幸福恩爱的夫人。

回家以后，索尼亚和娜塔莎又谈了很久婚姻，以及婚后的幸福生活。接下来她们又坐到镜子面前，据说这样可以看到未来的命运。

娜塔莎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沉默地坐了好久，虽然她极力想按照暗示去想象，但是仍然什么也没看到。

轮到索尼亚了，她也并没有看到什么，虽然她不愿意欺骗朋友，可是不知不觉中还是说谎了，因为她认为别人无法知道她是否真看见了。单纯的娜塔莎抓住她的手问她究竟看到了什么。索尼亚只好把谎言进行到底，说见到安德来公爵在愉快地躺着，娜塔莎没说什么，她只是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从结冰的窗子里望着同样冰冷的月光。

在圣诞节之后，尼考拉·罗斯托夫向母亲正式表示他和索尼亚的爱情，和结婚的决心。伯爵夫人对此事态度冷淡，不料几天之后，她把索尼亚叫到身边，责备外甥女引诱她的儿子，索尼亚被这突如其来的责备吓呆了，她无言地垂着眼睛，眼神中充满了不知所措的神情。

尼考拉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他时而软磨硬泡，时而威胁要秘密结婚，但伯爵夫人用前所未有的冷淡回答儿子，说她决不承认这个女阴谋家是她的儿媳妇。

也许是这个词激怒了正在热恋中的小伙子，他毅然决定到团里料理完自己的事情后就辞职回家，迎娶索尼亚，于是他在一月初到团里去了。

他走之后，罗斯托夫家里比以前更惨淡了，伯爵夫人因为心绪恶劣而生病卧床，老伯爵因为要卖掉莫斯科的田产而在一月末到莫斯科去了。

他带了索尼亚和娜塔莎。

八、年轻的代价

彼埃尔现在觉得生活无意义而且可憎，他不知道每天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又恢复了先前的懒散、放纵，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无非是欺骗和混乱，而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实在是太可怕了，于是为了忘记它们，他醉心于各种嗜好，喝很多的酒，读随便抓到手的什么书。

彼埃尔有一种想法，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生活的逃兵，野心、打牌、玩偶、女色、饮酒、政治，都是人们逃避生活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其实有什么样的目的无所谓，只要不看见生活，那真实得可怕的生活，就够了。于是，彼埃尔离开彼得堡和浮华的妻子，只身来到莫斯科。

现在，老保尔康斯基公爵和女儿玛丽亚小姐也来到莫斯科，等待着安德来公爵的归来。

由于现在普遍存在的反法情绪，老公爵的到来立刻使他成为莫斯科反政府派的中心人物。这一年，老公爵明显地衰老了，因为一种幼稚的虚荣，他糊里糊涂地扮演了首领的角色。

玛丽亚小姐现在更加寂寞了，她的父亲不许她到没

有他在场的交际场合中去，她最亲密的两个朋友——卜瑞安小姐和尤丽小姐，前者因为父亲的缘故而隔膜日深，而后者因为最近成为众多青年追逐的对象，也无法保持联系了。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父亲似乎只是为了凌辱她而对卜瑞安小姐表示特别的亲爱。

有一天，老公爵竟当着女儿的面，吻了卜瑞安小姐的手，并把她亲热地搂在怀里。玛丽亚小姐脸红着跑出去，几分钟后，她对微笑的卜瑞安小姐愤怒地咆哮着：“利用人的弱点，是恶劣的，卑鄙的，不人道的……”她大叫着：“从我房里滚出去吧！”说完就呜咽起来了。

后来，玛丽亚公爵小姐发现了父亲的衰老，因为他会忽然打盹，落下餐巾，然后把摇摆的头垂到碟子上。小姐从内心里原谅了父亲。

又过了几天，是老公爵的命名日，一共有六个经过谨慎挑选的客人出席宴会，彼埃尔是其中一个。

饭后，客人都走了，彼埃尔手拿帽子，面带笑容，走到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只剩下他们俩在客厅里了。

“可以再坐一会吗？”他肥胖的身体落在小姐旁边的椅子上。接下来两个人谈到了安德来公爵和娜塔莎的婚事。

一种无法言说的本能告诉彼埃尔，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内心中并不赞成这个婚事，对未来的嫂子也没什么好感。